



## 拥秋入怀黄栌红

□ 张修东

这几日,抖音里有好多朋友在晒赏红叶层林尽染的美丽风景,馋得不行。周日,眼看天气转暖,就近去了位于张店区东部的花山公园,寻找红叶的足迹。

一路行进一路歌,躺在花山怀抱的绿树,依旧留恋秋的丰盛,坚守那块阵地。脚下的山菊花黄黄的帽子、挺拔的腰肢在秋风中摇曳。路旁成片的酸枣、金银忍冬、海棠果,一粒粒红红的,一枚枚嫩鲜的,竞相表露对秋的热恋,着实招人喜爱。眼里有美景,何必去远方。

沿着洁净宽敞的柏油路惬意行进,妻子手指不远处的风景让我看。哦,在苍翠的松柏之间、绿油油的冬青背后,我看到了一抹红,红得积极向上、温暖如春、热情奔放,我喜欢。

一路欣喜,一路小跑,来到黄栌跟前,上下左右,尽情观赏。

早就知道,黄栌是我国重要的观赏树种。眼前的黄栌,树干姿态优美,茎叶舒展俏丽,深秋时节,霜染叶片,色彩斑斓,叶形别致,胜似桃花绽放,怪不得人们喜欢借黄栌红叶展示自己奔放的心

情呢。据说,北京的香山红叶、济南的红叶谷、博山的红叶柿岩都是这一树种“唱大戏”。

霜降前后,黄栌红叶因秋而变。你看,单株的,树影披霞,像一位年迈的老者,有身旁的绿树围绕,有大地母亲的庇护,唱着欢快的歌;成片的黄栌树群,疏影横斜,枝叶婆娑,如摩登女子红裙悬空摇摆,一张张火红的幕布,将晴朗一片的苍穹醉染,写就了一幅“秋胜枫叶映天红”的画面。

阳光稀疏地洒落地头田间,诗情画意,灵感顿现,一篇

《黄栌叶正红》流淌而出:

霜降时节,一阵风儿,刹不住车,直奔你来。秋风一吹,恰似奏响冲锋号,黄栌染了色,一枝一叶也没有落下。我在树下与你嬉戏,攀你脖颈合影,不一会儿,你害羞了,脸儿粉红,而身边的我,像喝了二两酒,也涨红了脸。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”在我眼中,秋,一点也不寂寥,更不单调,有那么多赤橙黄绿青蓝紫来陪伴它,不止黄栌,还有那么多姹紫嫣红的草木装点它。秋色之美,美在我的心里。

## 石榴之美

□ 徐雨昕

在秋天众多水果中,我独爱石榴。石榴的名字极美。因“榴”同“留”音,使得石榴在古代常用来表达友人之间的情谊,“送榴传谊”有着依依惜别的寓意。

石榴别名众多,却个个都充满了诗情画意,沃丹、丹若、金罌、若榴木、天浆、涂林,皆文雅优美。只听着这些美好的词,就已经让人对石榴充满了怜爱。

石榴花红,美得让人赞颂。“榴花初染火般红,果实涂丹映碧空。”明艳艳的红,美得毫不遮掩。一个个小果挂满枝头,明艳动人,像少女羞红的脸。

枝头上的石榴,颜色不一,粉红、暗红、红棕,深深浅浅,总有不同,可不论色泽如何,总是透着一股子灵动和娇俏。到了秋天,只要看着这一树红灯笼似的繁盛,仿佛就能带给人们红火的期盼。这份红果高挂的喜悦与吉祥,带着强烈的感染力,令石榴一直备受人们喜爱,载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石榴外表动人,内里犹胜。剥开果皮,空气里瞬间弥漫着一股清甜,其中还夹杂着几分淡淡的涩,这正是石榴果皮独特的气味。沿着果皮的切口用力掰开,一片晶莹剔透的火红立时展露出来。石榴籽颗颗水灵、圆润饱满,像大自然精心切割过的红水晶,惹人喜爱。

剥好一小碟石榴籽,一口吃下去,脆甜的果实在与牙尖的碰撞下立刻迸出甜润的汁水。在微凉的秋日里,感受着甘甜的石榴汁滑进喉咙,品味着一丝清爽与韵味,真是件极闲适、惬意的事情。

每年秋天,母亲总要买来几个石榴摆在小院的木头桌子上。吃过晚饭,一家人就会围聚在桌前,一起剥石榴吃。全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天,惬意又温馨。

石榴艳红如丹,可观可食,各有滋味。石榴的美,不只点缀了秋意,还治愈了生活。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: lzc b f k @ 126.com, 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,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,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

## 《世说新语》里的鱼

□ 邱俊霖

常言道:“秋风起,鲈鱼肥。”

《世说新语》里有一个与鲈鱼相关的故事很有名:西晋文学家张翰是南方人,他曾来到当时的首都洛阳,在齐王司马冏的官府里担任东曹掾。有一天,张翰见秋风乍起,想起了老家吴中的菰菜羹和鲈鱼脍,便说:“人生在世,最难能可贵的就是顺应自己的内心,为何要跑到离家数千里的地方来追求浮名浮利呢?”

于是,张翰就辞职回家了。没过多久,司马冏便在八王之乱中败亡,他手下的两千多名党羽也没能幸免,而张翰因为已经辞官回家,所以逃过一劫。当时的人都认为:鲈鱼脍虽然好吃,但张翰辞官回家的主要原因是见机行事,趋吉避凶。当然,张翰辞官回家能以想吃鲈鱼脍为缘由,可见,鲈鱼味美天下知。

魏晋时期的人们喜欢吃鱼,吃的方式还是“脍”,即将鲜鱼切成片,蘸调料食用,就是现在人们说的生鱼片或者鱼生。

《世说新语》里还有一个吃生鱼片的故事:东晋名士张玄担任侍中时曾经乘船出使江陵,半路上见有个人提着半小筐活鱼在岸边,对着船上叫

道:“我筐子里有点鱼,想请你们帮忙切成生鱼片。”张玄听了,就将船靠边让这个上船来。

这人上船后,张玄问他叫啥,他自称刘遗民。张玄听了后非常高兴,因为这个刘遗民也是当时的名士啊,便想着和他多交流交流。不过,刘遗民知道张玄是奉命出差的钦差后,交流的热情就大为受挫。吃完了生鱼片,刘遗民就迫不及待要走,还说:“刚才捉到这点鱼,想着您的船上一定有切鱼片的餐具,所以才来打扰的。”刘遗民是个隐士,知道张玄是官场中人,于是不愿和他过多地深谈了。

除了吃河鱼,那时候的人们还吃海鱼。东晋的晋孝武帝司马曜有一回和大臣虞啸父一起吃饭,酒过半巡,突然发问:“老虞啊,你说你在门下省,怎么从来也没见你献过什么东西上来?”虞啸父老家在江南,而且特别有钱,又靠近海边。他听了皇帝的话,以为老板是在向自己要礼物,赶紧回答说:“现在天热潮湿,还没法制作各种鱼干虾干,等过阵子干燥些,就能将这些好东西献给皇上。”孝武帝听了拍手大笑。

《世说新语》里还提到过,西晋的文学家刘宝年轻时经常去草泽打鱼。的确,鱼儿是大自然的馈赠,对于

隐士们来说,他们可以乐得自在,在山水之间捕鱼而食,何况鱼肉也是改善伙食的一种好选择。所以,有些有钱的人家,还会选择自己用池塘养鱼。

比如东晋的权臣桓温家里就养了鱼。当时的名士郝隆名气很大,便想着投奔桓温,让自己的才华有一个展示的舞台,谁知道桓温就给他分配了一个“蛮府参军”的岗位。蛮府是当时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官署,至于参军,相当于参谋或者幕僚。

到了三月三日上巳节,桓温组织手下的员工们聚会,并提出了一个要求:参加聚会的人都得作诗,作不出的要罚酒。郝隆一开始没有作出来,被罚喝了酒。喝完之后,他看见桓温池子里的鱼,突然灵机一动,趁着酒意,提起笔来写了一句:“嫩隅跃清池。”在场的领导和同事看了这句话都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,不知道郝隆写的什么。

于是桓温便问他:“嫩隅是什么东西?”郝隆回答:“蛮语里就把鱼称为‘嫩隅’啊。”桓温说:“你作诗用什么蛮语嘛!大家都看不懂。”郝隆回复说:“我辛辛苦苦,不远千里地来投奔您,才当了个蛮府参军,哪能不说蛮语呢!”

不过,当时的普通人要想

常常吃到鱼肉也并不容易。比如,晋代名士王承在东海郡主政的时候,手下有个小吏偷了他池塘里养的鱼,主簿知道了后便要追查这件事。王承却说:“当年文王的狩猎场都与老百姓们共享,这区区几条鱼有什么好吝啬的。”毕竟,小吏来偷鱼,肯定是因为兵荒马乱吃不上饭所致。

正是因为鱼肉也难得,所以人们吃不完的鱼往往会腌制起来保存。晋代的将领陶侃年轻时曾在一个小县城里做过监管鱼梁的小吏。“鱼梁”是当时捕鱼的一种筑堰设施。有一天,陶侃为了孝敬母亲,便送了一罐腌鱼回家。

她母亲见了,心里非常不是滋味,便将腌鱼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,而且还写了一封信责备他:“你现在管渔业,那你这罐腌鱼是不是公家的东西?你现在还是个小吏就敢拿公家的东西给我,这不但没有好处,反而会让我更加担忧啊。”

陶侃出身贫寒,然而,他的母亲却公私分明,坚决不贪小便宜。最终,出身底层的陶侃打破士族大家的垄断,在晚年时位极人臣,并且在乱世之中得以全身而退。不得不说,陶侃能取得这样的成就,母亲的言传身教是功不可没的。